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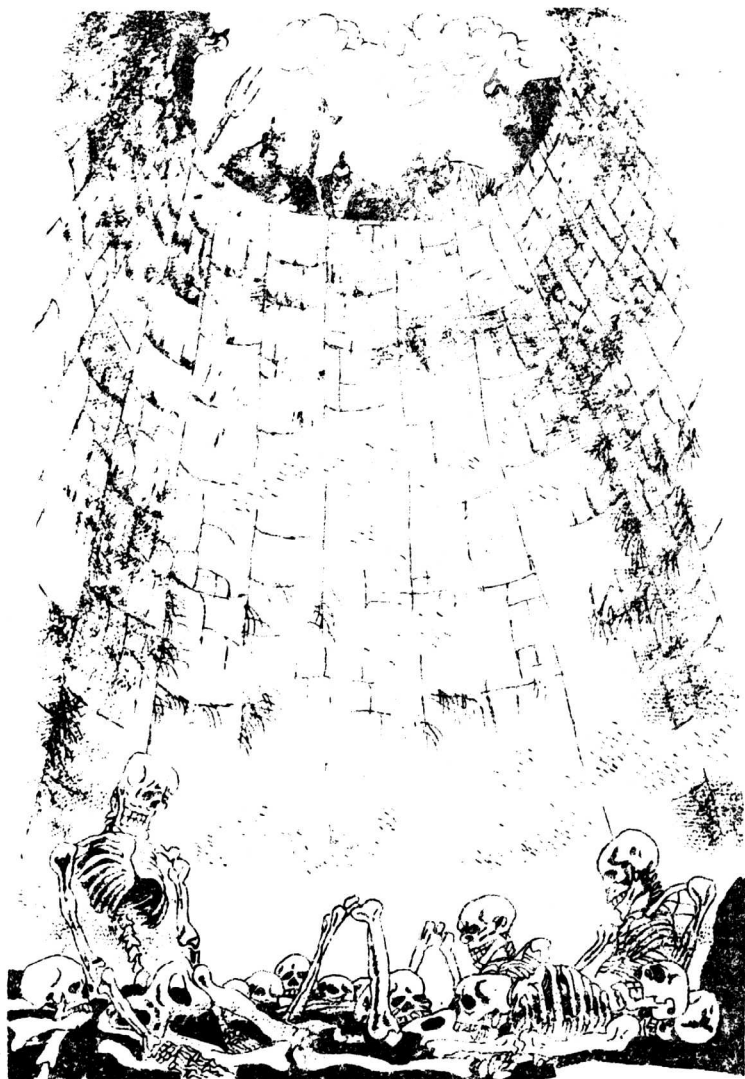
猫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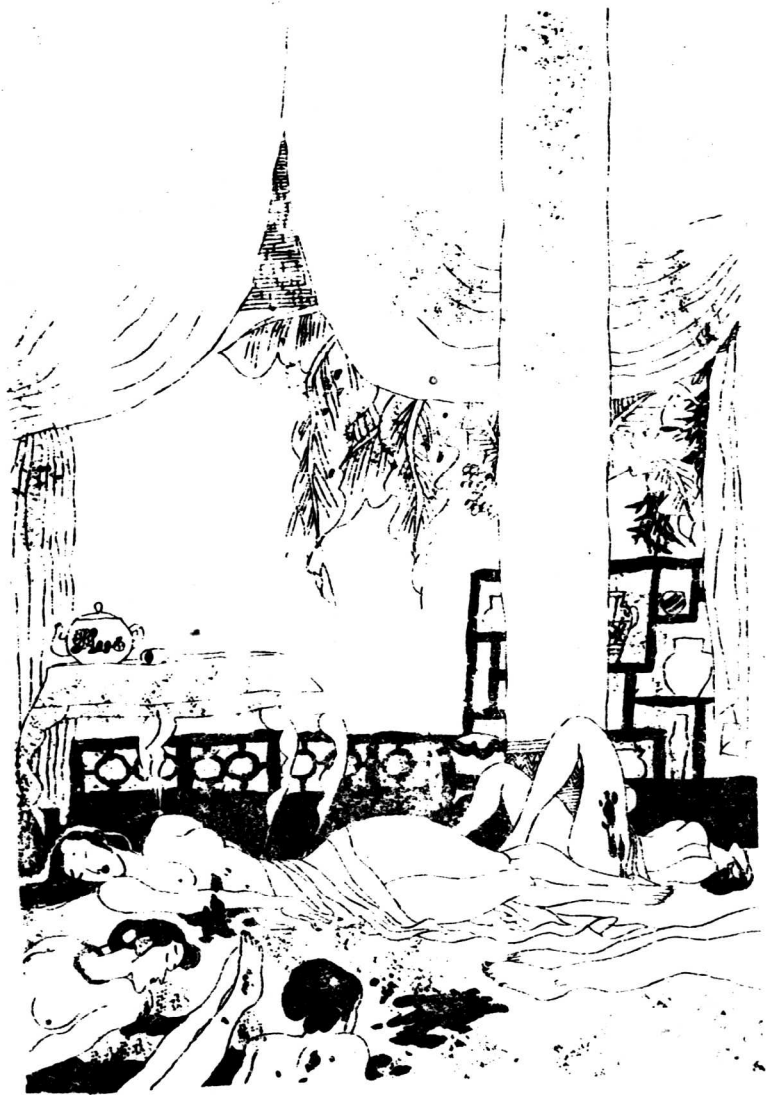
溫瑞安





哗啦啦，柳青青襟前轻衫，划开一条大口
子，刹时春光尽泄，尽落人眼。





地毯上横陈着十八具少女的尸体，她们身着白纱，冰肌玉骨，艳色丽人。

目 录

第一章	魔影	(1)
第二章	奇 冤	(31)
第三章	扑朔迷离	(71)
第四章	千面善人	(111)
第五章	三个猫侠	(157)
第六章	出生入死	(221)
第七章	顾此失彼	(287)
第八章	嫉情入骨	(330)
第九章	连环追杀	(381)
第十章	角逐轻功	(426)
第十一章	英才荟萃	(502)
第十二章	正邪生死搏	(647)

十七

明湖若镜，青山似螺。

清晨，霞采乍吐，满湖碎金。

一艘瓜皮划子，静静犁开碧波，在湖心游弋。

乔圆圆端坐船头，上官扬在船尾划桨。

初夏，湖面微风荡漾，荷叶新绿。

湖岸垂柳似烟，楼台隐约。

很美。

初夏的西子湖，象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妩媚飘逸，美艳不可方物。

乔圆圆默睇着近水远山。连月来，太多的痛苦、剧变、凶杀、拼斗，让她生生地经受。

这本不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少女所能经受得了的。

生活似乎太不公平。偏偏让她痛痛快快、出生入死地经历了一遍。

她几乎不信自己能受得了。

然而，她偏偏已经过来了。

每经历一次，她都想死，至少，她想去杭州妙果庵出家。

有时，活着比死要好受得多。

如果人死了确实会变得毫无知觉的话。那么，她的每一次痛心彻骨的悲惨经历。肯定比死要难受得多。

痛苦到了极点，便没有了呼叫与眼泪。

痛苦到了极点，只有发怔发呆。

若是她的神经脆弱一点的话，她会发疯。

发疯并不等于死，发疯还有知觉，痛苦依旧会象毒蛇一

样紧紧缠住她的灵魂。

她活过来了。

生死取决于上苍，上苍若是要让你活着，就绝对死了。

活着为了什么？

她不知道。

活着有什么意味？

她不清楚。

她问过一农夫，农夫说：“活着为了养活妻儿。”

她问过一堂倌，堂倌说：“活着为了喝酒，买酒日日醉，皇帝万万岁。”

她问过一铁匠，铁匠说：“活着为了嫖妓。老婆很丑，只有嫖妓才快活。”

农夫堂倌铁匠的生活似乎都很糟，他们却都活着。若是翻检他们的履历，也许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

她自己的生活也很糟，因此，她同样也应该活着。

她已没有希望。

她深爱的蒋玉郎已移情别恋。

这，怪不了他。

蒋玉郎爱自己，她懂。

从他那双太多情太痛苦的瞳仁里，她已看到了他对自己的爱。

从他那双太多情太痛苦的瞳仁里，她明白，他俩已绝无可能重圆旧梦。

心灵在经过剧烈惨痛后，有一个好处，便是麻木。

没有希望，同样也有一个好处，那便是绝望。

绝望能麻痹知觉。

比受痛苦煎熬更好得多。

她活过来了，因为上苍要她活。

虽然她已麻痹，毕竟，她的心在流血。

西湖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不仅因为她美得恬静，更重要的是，西湖能抚慰不幸者流血的心灵。

湖波粼粼，足以洗刷心灵的创痛。

荷风荡荡，足以舔净心灵的血迹。

峰峦重重，足以唤起人们生存的勇气。

乔圆圆沐浴在湖光山色之中，倾听着这自然的福音。

上官扬轻轻地打着桨，船儿蹁跹地在水皮上行驰。

桨声唧呀，水鸟啾啾。

上官扬偷觑着乔圆圆。

西湖很美，乔圆圆更美。

她身材窈窕，俊面秀项。

白嫩的肌肤象蛋清般吹弹得破。

乔圆圆最使他动心之处是她白嫩的秀项，那优美的线条，每瞥一眼，便使他怦怦心跳。

他立即便想到了四个字：鸳鸯交颈。

他每想到这四个字，便骂自己下流。

岂止下流而已，简直是下流无耻之尤。

每瞥一眼乔圆圆的秀项，都是一种罪过。

每想到那四个字。那更是一种罪过。

所以，他只有一眼一眼的偷觑。就象做贼似的大气不出。他发觉自己在犯罪。

奈何乔圆圆实在太诱人，他没法不犯罪。

天啊，堂堂海濤刀客上官扬竟成了淫棍登徒子。

上官扬周身燥热，春潮在胸中澎湃。

初夏的温热，最足以使燥热升温，最足以使他胸中的春

潮沸腾。

他的脸胀得绯红。

明神人之殊途，审礼防以自持。

小雅怨诽而不乱，君子好色而不淫。

他不断地告诫自己，却不断地偷觑乔圆圆。

啊，年轻人，你恋爱了，而且，是初恋。

他父亲三十五岁才初恋。

他比他父亲幸运，二十岁便坠入了情网。

十八

乔圆圆突然转头看着上官扬。

人的目光是有重量的，情人的目光份量就更重。

不信，你称称。

乔圆圆感觉到上官扬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她蓦然转过脸，冰冷冷地看着他。

俩人的目光撞击在一起，上官扬一阵瑟缩，忙将目光投向远山。

乔圆圆面上凝霜，冰冷冷地道：“你在看我?!”

上官扬噤嘴道：“我在看山。”

乔圆圆冰冷的声音，使他一腔柔情化为乌有。

他怕她。

他从未怕过任何人。

如今，他却怕她。

他不是个会说谎的人，说出这句谎话后，他的脸色至少变了三种颜色：红、白、青。

乔圆圆道：“你不该这么看我。”

上官扬道：“是。对不起，是。”

乔圆圆道：“我是个不祥的人。”

上官扬道：“不。”

乔圆圆道：“我是红白双煞的女儿，连猫侠都不敢沾我的边，你算什么东西？你敢！”

上官扬划着桨，打起了大水花，朗声道：“我敢。”

乔圆圆道：“你不要冲动，你会后悔的。”

上官扬将火热的目光投射在乔圆圆脸上，喊道：“决不。”

乔圆圆道：“你若是跟着我，终生将有无尽的麻烦。”

上官扬道：“我乐意。死而无怨。”

如果说西湖使乔圆圆恢复了生机，那么，上官扬滚烫的目光，却点燃了乔圆圆生活的热情。

爱，是生命的源泉。

乔圆圆内心一阵温热，生活并未遗弃她，爱，并未忘却她。

她的明眸深处溢出了一片泪光。

她低声道：“谢谢，谢谢你。”

上官扬一阵狂喜，他喊道：“圆圆，我爱你。”

他的声音在湖面激荡。

乔圆圆红着脸，柔声道：“轻一点，傻瓜，轻一点。”

上官扬飞快地划着桨，瓜皮船在水面飞驰。他道：“是，轻一点，圆圆，我爱你。”

他的声音一点都不轻，几乎如惊雷般在湖面滚动。

湖面上舟楫纵横。也许，有许多人听见了。管他呢，爱不是犯罪。乔圆圆勾着头，甜甜地笑。瓜皮船在湖面上飞驰。上官扬开怀畅笑。

失去爱的痛苦必须由得到爱的甜蜜来补偿。

乔圆圆的心舒展了。

湖波潋潋，荷风送爽。

似是在抚摸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上官扬欢喜若狂，将瓜皮船划得飞快。

乔圆圆答应了。

虽然没有明说，虽然她只说了三个字“轻一点”，这三个字便是许诺。

只是要自己不要大声张扬。

其实，大声张扬又有何妨。

不过，姑娘家嘛，总是抹不开，总是害臊。

那不是主要，主要的是她答应了。

上官扬乐得一个劲儿傻笑。

十九

乐极生悲。

砰，一声巨响，瓜皮船的船头撞在一艘画舫的船身上。

画舫规制美丽宏大，数倍于瓜皮船。

小小的瓜皮船怎经得这一撞。

船头爆裂，船尾直竖了起来。

乔圆圆啊了一声，一个细腰巧翻身，跃上画舫。

上官扬坐在船尾，借势撒桨腾身，掠上空中，身形一折，飘飘然落在乔圆圆身旁。

船舱中珠帘一掀，赫然走出两个妇人来，正是白孔雀与沈小花。

上官扬与乔圆圆相视失色。

白孔雀沉着脸，沈小花含着笑，她俩脸上都蒙着一层萧

杀之气，默睇着这对年轻人。

上官扬紧紧握住青芦叶的刀把。

这突生的变故，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刚才还是在欢乐的巅峰，如今却面临着生死的抉择。

一切象是一个梦，恶梦。

乔圆圆的脸刹时苍白。

也许她这一生不该有欢乐。

每次紧接着欢乐的必定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

她轻声迸出一个字：“娘。”

白孔雀哼了一声，道：“你居然还认识我。”

她沉着脸，转向上官扬，问：“刚才是你在喊爱我女儿圆圆？”

上官扬道：“不错。”

白孔雀道：“你的爱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你知道吗？”

上官扬道：“我不怕。”

白孔雀道：“你能保护我女儿吗？”

上官扬道：“能。”

白孔雀问：“你叫上官扬？是方丈岛主上官雄飞最小的儿子，是吗？”

上官扬道：“是”

白孔雀问：“若是你父亲不同意你与圆圆的婚事，你怎么办？”

上官扬道：“那不相干，我俩可以远走高飞。”

白孔雀冷笑道：“若是我不同意你俩的婚事呢？”

上官扬断然道：“那我就争。”

白孔雀双臂一扬，两柄利剑已出鞘，与此同时，大脚婆娘沈小花的双剑也已握在手中。

迅快绝伦，干净利索。

单从拔剑的速度而论，在当世前十位高手之内。

乔圆圆道：“娘……”

白孔雀根本就不理会。

——上官扬拔出青芦叶刀。

他拔刀的速度同样迅快利索。

画舫船头瞬间剑拔弩张，布满杀气。

白孔雀蓦然口格口格脆笑，道：“从来没听说过有如此求婚的呆女婿。”

上官扬也笑道：“俗语道，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从来没听说过，有如此蛮横霸道的丈母娘。”

白孔雀面上一肃，厉声道：“你自忖能胜过我是不是？”

上官扬道：“不。百招之内，自忖无虞。百招之外，胜败难知。若是大脚婆娘参战，我上官扬今日必将死在这条船上。”

白孔雀道：“你还争不争圆圆了？”

上官扬道：“争。”

白孔雀冷笑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蠢不蠢？”

上官扬道：“蠢也要争，死而无憾。我堂堂方丈岛人岂贪生怕死之辈。”

白孔雀一脸冰霜尽消，将剑插回鞘中，道：“好，我索性成全了你俩。”

乔圆圆惊呼：“娘……”

白孔雀根本就不看乔圆圆。

上官扬一头雾水，根本就不信白孔雀的话，他仍旧握着刀。

白孔雀道：“不过，上官扬，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果然，花招来了。

上官扬惕然，道：“说来听听。”

白孔雀道：“不许你与丈人丈母娘作对。”

上官扬心头一喜，道：“我答应。”

白孔雀道：“不许你欺侮圆圆。即使圆圆欺侮了你，也不准你欺侮圆圆。”

上官扬大喜，道：“这个自然。”

乔圆圆汪然出涕，泣道：“娘，娘亲……”

白孔雀这才回眸注视着女儿，柔声道：“圆圆，娘欠你的太多，娘不是个好人，也不是个好娘。但你记住，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子女的道理。”

说毕，白孔雀双眸泪光一闪，转身走进船舱。

乔圆圆紧依着上官扬，默默流泪。

上官扬沉重地将刀纳入鞘中。

沈小花持剑站在舱门口，对摇橹的船工道：“将上官公子与小姐送上岸。”

画舫橹声杳乃，湖畔青山重叠。

上官扬的心很沉重……

他想得很多，不，其实他什么都没想。

二十

湖畔山道上，林木蓊郁。

上官扬与乔圆圆紧傍着漫步。

到哪儿去？干什么去？

他俩不知道。

他俩只想找个僻静的地方住下来。

不要有人打搅，不要任何人打搅。

只要俩人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好。

上官扬松松地握着乔圆圆冰凉滑腻的小手，轻轻地用手反复抚摸着她的手背，那种滑腻温馨的感觉直传入他心灵深处。

他不时地捧起她的手，热吻。

那份甜蜜馨香，使他的灵魂也陶醉了。

相见恨晚。

是每一个情人从心底发出的感慨。

为什么我们今天才相爱？！

为什么我们不能早一点，更早一点相遇？！

为什么我要到二十岁才涉足中原？现在看来，前二十年真是算白活了。

上官扬在陶醉之余，不停地责怪命运和自己。

乔圆圆的心在复苏。

她没有上官扬那般迷醉欢悦，欢悦的春潮只是从她心头淡淡流过，同时哀伤也从她心头淡淡流过。

她明白，这颗心已永远属于另一个人，这个人便是猫侠蒋玉郎。

她感激上官扬，上官扬使自己燃起了生机，上官扬抚慰着自己那颗创痕累累的心。

她感激上官扬的另一个原因是：“上官扬唤起了她的回忆。

蒋玉郎也曾多情地抚摸着她的手。

蒋玉郎也曾用舌尖轻轻舔着自己的手背。

想起蒋玉郎，她便又重生了迷醉的欢悦。

她闭起眼睛，投入上官扬怀中。

上官扬热辣辣地吻着她的脸。

她却热辣辣地想念着蒋玉郎。

她的迷醉欢悦在替身动作中完成。

她已别无它求。

她的心属于蒋玉郎。

她的身属于上官扬。

她的爱情则属于联想。

她觉得内疚，将自己心里想的全告诉了上官扬。

上官扬气得一脸刷白，将她推开。

一跺脚，恨恨离去。

才走了十步，他又蓦然转身，嘻笑着向她走来，道：“哼，你在骗我。”

乔圆圆道：“我没骗你，是真话。”

上官扬道：“不管是真假，不管，我爱你。”

乔圆圆感激地看着他。

上官扬紧紧地搂抱着她，道：“只要你不离开我，只要我爱你，不管你想些啥，即便是想一只猩猩，也跟我不相干。”

乔圆圆道：“我不离开你。”

上官扬道：“蒋玉郎又来找你怎么办？”

乔圆圆道：“他不会来。”

上官扬认真地看着她，问：“如果他又来找你了，他向你认借求饶，你怎么办？我问你，你怎么办？”

乔圆圆道：“我的身已属于你，我只能跟着你。我不会跟他走，我恨他。”

上官扬皱眉道：“太好了。不过，我真糊涂了，你说心属于他，却又恨他，这话不通啊。”

乔圆圆道：“通。这才叫真通。”

上官扬道：“我不懂。”

乔圆圆道：“不懂是你的福气。但愿世上懂这话的人越少

越好。”

二十一

湖畔重山叠翠，林木深密。

山径蜿蜒曲折通向深山……

鹧鸪声声，一片初夏木叶的新绿。

山径上似乎只有上官扬与乔圆圆。

在上官扬的心中便只有乔圆圆。有了乔圆圆，他就什么都有了，不需要再多些什么，金钱、权力，名声，在他看来似乎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

根本就不能与乔圆圆相提并论，她的明眸、朱唇、笑靥，尤其是她那雪白颖秀的颈项，足以使世间其余的一切黯然失色。

他搂着她的纤腰，愣愣地端详着她，不时狂热地吻她。

在乔圆圆的心中却有两个人影，一个是眼前的上官扬，另一个就是蒋玉郎。

蒋玉郎曾经给自己带来过快乐与幸福，更多的却是痛苦与怨尤，眼泪与伤心。

幸福痛苦相比，实在微乎其微。

她有权利恨他。

却无法不爱他。

她应该忘掉他。

却没有可能忘掉他。

西湖的湖山很美，当蒋玉郎英俊俊雅的面容从记忆深处活现时，西湖只能成为他的映衬。

乔圆圆哭了，两行泪水潸然。